

#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記《澳門研究》出版 100 期

林玉鳳

宋代大學問家朱熹與陸九淵在“鵝湖之會”後曾經寫成《鵝湖寺和陸子壽》一詩，當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千古傳頌，喻意透過不斷的探討和研究，學術才能日益完善和深刻。

《澳門研究》在 1988 年由當時的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創辦，1993 年復刊時開始由澳門大學以及澳門基金會共同編輯出版，箇中三十多年的轉折、變化和思路，吳志良先生已在他的專文中有所詳述，本人謹以《澳門研究》的讀者、作者以及如今的編者身份，與各位分享見證《澳門研究》出版至第 100 期的幾點觀察。

《澳門研究》的創刊宗旨是“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這個可以解讀為以研究服務澳門，其服務的形式，首先當然是研究本身——以文章、著述來完成使命。就像《澳門研究》的《發刊詞》和《復刊詞》均曾經強調的，澳門研究應該“深入研究澳門的過去和今天”，以“對未來發展提供科學性的預測”，同時應為澳門“找新的創造性的途徑，來開拓澳門在中國以及世界的地位並發揮其作用”。在這個大前提下，《澳門研究》除了刊登學者個人關注的議題和研究發現外，也會因應澳門的時代需要，組織不同的專題，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對話。從早期的關於過渡期事務以及“一國兩制”的討論，到回歸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從澳門的立法會選舉、多元產業發展到新冠肺炎對澳門的影響，從 CEPA（《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粵港澳大灣區以至澳門在“一帶一路”的功能，都曾經是《澳門研究》的關注焦點，組織專題請學者各抒己見。

所以，《澳門研究》作為一個出版園地，一個學者交流的平台，過去三十多年其實還肩負了鼓勵研究、培養人才以及推動學術對話與辯論的責任。不少澳門本土學者，包括筆者在內，最早接觸的學術期刊都是《澳門研究》，因為《澳門研究》的編者曾經長時間持續鼓勵本地的年輕學者投稿，有了出版園地，對推動學者繼續研究澳門是很大的動力，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對澳門問題關注甚少的 20 世紀 90 年代以至回歸初年尤為重要。此外，早在 1993 年《澳門研究》復刊時，其刊登的稿約就明確地表示會刊出本地學者的研究，也歡迎世界各地學者的論文以至有關澳門的研究資料，“希望本刊能成為薈萃本地區及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澳門的學術成果的刊物”。這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院校以至不同流派的學者提供了交流以至辯論的平台，承蒙內地和海外研究澳門的不少名家支持，讓大家能在《澳門研究》上讀到本地觀點，同時，也窺見中國以至國際視野中的澳門。

回歸以來，澳門的國際地位隨着國家實力而逐漸提升，加上近年地緣政治、區域發展以及國際形勢的轉變，以澳門為主體的研究日益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相關研究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日漸增加，加上不同大學實行的學術論文認可制度，都讓我們認識到《澳門研究》需要與時俱進。2018年，我們在《澳門研究》出版三十周年之際，決定實行匿名評審制度，希望以此提升期刊的整體水平，同時繼續吸引本地和海內外的學者投稿，結果新制度實行順利。今天，《澳門研究》創刊號第100期，我們已經出版了超過1,200位作者的逾2,000篇文章，見證了關於澳門的研究幾乎從無到有，從集中在歷史、經濟與法律，到多學科並舉又有跨學科研究，也見證了一些前人的研究在後來者發現新史料新理論之下被商榷和置疑，也見證了關於澳門的不同學術觀點以至“澳門學”是否一個學科的爭論，於是，我們想起“鵝湖之會”裏程朱理學與心學之間的學術辯論，我們相信，“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關於澳門的研究，也將會在前輩奠下的基礎上，透過後來者不斷的探索，令關於澳門的研究，日益完善和深刻，可以為澳門的未來，貢獻學術的力量。